

第二讲 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的人口问题

崔凤垣

这一讲我们来谈一谈资本主义和旧中国的人口问题。先看看资本主义的人口。

资本主义的人口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定的时候，可供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人手是不足的。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资本家阶级及其政府，用了血腥的手段，把农民逐出土地，驱入工厂，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由于这时还算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许多问题和矛盾还被掩盖着，因此，还不够尖锐、不够突出。

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是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资本家要在竞争中打败对方，就必须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此，他们一方面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就是发明和使用机器。大约二百余年前，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里，首先在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根本改变了工业的面貌，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本来应当是造福人类的，但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只为资本家增加了财富，带给工人的却是贫穷和失业。一部分工人被机器所排挤，沦为失业者；一部分成年男工为廉价的女工、童工所代替，造成更多的失业者；一部分中、小手工业者的破产，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机器在农业部门的广泛使用，又促使农民破产，流入城市。一句话，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使社会财富增加，资本家越来越富有，而工人阶级则越来越陷入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境地。社会两极分化日趋尖锐和严重。

对于这种现象，如何认识、如何解释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工人阶级还不能区别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以为贫困和失业是由机器造成的，于是出现工人阶级捣毁机器和反对使用机器的斗争。这时，他们还没有把斗争的目标对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已经看到私有财产制度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根源。英国的威廉·葛德文在《关于政治之正义的研究》一书中指出，私有制把社会分为富人和穷人，造成了不平等，是人类贫困和罪恶的根源。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马里·让·孔多塞在《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察概论》一书中指出，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的缺陷造成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弟认为：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加，但它没有给穷人带来任何好处。失业和贫困使工人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状态。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指出：私有制使穷人贫困、无知、失业；使富人变成了贪婪的“两脚兽”，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也起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其中最具欺骗性而得到资产阶级的喝采的，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生活资料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

失业和贫困。这是一条与社会制度无关的人口绝对过剩的规律。这当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耻辩护。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谁也没有揭破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失业和贫困之谜；当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这一巨著时，工人阶级何以失业和“过剩”，才真相大白。

一. 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运动，发现工人失业或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必要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说：“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①

马克思是从资本积累的分析开始的。资本家把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除去自己消费的一部分外，全部转化为资本。这就是资本的积累。这部分追加的资本，一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这就是不变资本；一部分用于购买劳动力，这就是可变资本。以技术构成为基础的资本的这两部分的比例，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显然，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工具、原材料的不变资本部分要小，而在机器大工业时期，用于这部分的资本要大得多。这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在竞争中，资本家要打败对方，必须不断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此，就要更新设备，添置机器，采用新技术。其结果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可变资本部分，虽然绝对量也会增加，但相对量却不断下降。假如一个工厂，总资本为一万元，其中五千元用于购买劳动力，资本有机构成成为一比一；现在总资本变成三万元了，由于资本家要购买机器，只用一万元购买劳动力，资本有机构成变成了二比一。这时，虽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部分由五千元增加到一万元，但它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却由二分之一降到三分之一。资本有机构成总是在不断地提高的。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相对地减少了。而且，对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企业，劳动力的需要量也会绝对地减少。如一企业采取某一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同样产品只需一半的工人，那么马上就有一半工人被机器排挤到失业队伍中去。这种情况在农业部门还是极为明显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和有机构成的提高，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的破产，中、小手工业者甚至中小资本家的破产，劳动者的队伍却在不断地扩大着，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力的供给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口的相对过剩。由于有机构成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因此，相对人口过剩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产物。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特殊人口规律。试看今日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他们的政府不时地许诺要“消灭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但是，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消灭失业。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要消灭失业，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相对过剩人口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进行的。危机到来时，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相对过剩人口猛增。而一到了高涨时期，生产规模突然扩大，又需要大批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的这种间歇性需要，正好由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得到满足。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军。”^①所以，产业后备军即失业工人的存在，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而且，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还成为资本家威慑在业工人，压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的口实和手段。

马克思还详尽研究了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多种形式。这主要有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三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时而扩大、时而缩减。一部分工人也时而被吸收到生产过程中，时而失业。工业生产中这种失业人口，马克思称为流动的过剩人口。资本主义侵入农业的过程中，造成农民的破产。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破产农民不可能全部被吸收进来，他们有的还有一小块土地，但已不足维持生活，一有机会就流入城市，补充工人队伍。这便是潜在的过剩人口。那种没有专门职业，只能从事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极低的临时性工作的城乡居民，是停滞的过剩人口。那些再也找不到工作的老人、残废者和流浪汉等，则是过剩人口的最底层。

二. 资本主义人口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资本主义人口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人口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企业或一个垄断组织的内部，生产可以是井井有条的。但个别资本家不可能准确知道社会需要什么产品，需要多少？资本是唯利是趋的，哪种产品是热门货，哪个部门能赚钱，资本就流向那里。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人口的生产 and 再生产，也是无政府状态的。从数量上看，社会上需要多少劳动力，需要补充多少劳动力，都是无政府、无计划的；整个社会对人口的出生，也毫无干预的能力，在医疗卫生事业不够发达的时候，一个家庭对生育子女的数量，也无从控制。从质量上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无从而知。资本涌入某一部门时，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劳动力就不足，成为资本竞争的对象。而资本涌向另一部门时，具有这方面专长的劳动力就又多余了。这样，就造成劳动力培养教育的无计划、无政府状态。例如，美国五十年代，物理学专业曾经很吃香，而到了六十年代，就出现物理系大学毕业生大批失业的现象。

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由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到全盘自动化的转变。人口的再生产也由高出生率，转变到低出生率。在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家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同时拚命压榨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工时，使得工人大都未老先衰。而为了满足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工人多是早婚和多育的。工人阶级的一代一代的迅速更替，保证了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约在30%到40%左右，工人寿命极短。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自动化了。这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数量减少了，质量提高了。生产同样产品只需要少数的劳动力，但他们必须受过专门的训练。这就使工人纷纷晚婚、不育，或减少生育，同时使下一代多受一点教育和训练，以便提高他们的就业条件。加之童工被禁止使用，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使劳动条件有所改善，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这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便成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的状态。这里，我们只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中，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力，怎样随着资本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至于影响人口出生、死亡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和更具体的原因，就不加讨论了。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6页。

再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问题，当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由此而引起的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居住困难、犯罪等问题，也是相当普遍和相当严重的。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作更多的讨论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旧中国的人口。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他们不能象在美洲新大陆那样，把土著居民几乎斩尽杀绝，然后大量移民建立白人国家；由于我国人民的坚决反抗，他们也不能象在非洲那样，建立殖民地政权，确定宗主国的完全的统治。于是，他们就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培植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劳动人民的境遇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善。相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旧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

旧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农民的境遇如何，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状况。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10%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的贫苦农民，只有不到20—30%的土地。土地是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失掉土地就无以为生。佃农失去了土地，贫农的土地也不足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佃农和贫农只有从地主手里租种土地，交纳地租，才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旧中国的地租，是高得惊人的。农民不得不把收获的一半，甚至80%无偿交给地主。即使是土地能够维持生活的自耕农，也由于地主阶级的巧取豪夺，加之天灾人祸的威胁，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

广大农民在饥饿的威胁下，往往又不得不向地主阶级借债度日，而旧中国的高利贷，实际上是陷阱。高利贷年利率达300—400%，一旦借了高利贷，就再也无法还清，只得作为地主阶级的奴隶，永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广大农民的生活是极其悲惨的。如再遇上水、旱灾害，那就得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随着他们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加强。开始，他们以租借等名义，强占中国的土地；进而实行资本输出，廉价掠夺我国的原材料，使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继而倾销他们本国的过剩产品，打击我国的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再加上受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广大农民生活的悲惨，的确是忍无可忍的。

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①

二. 城市工人失业严重，劳动条件极其恶劣。

旧中国，在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城市和工矿区，存在着比帝国主义国家更为严重的失业现象。旧中国的工业并不发达，工人阶级队伍并不庞大，但失业工人竟达五、六百万人之多。全国解放前夕，失业人员估计有四百万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94页。

由于失业比较严重，使得在业工人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旧中国工人的工资收入是极微薄的，有的不足以养家糊口，工人的妻儿只得也到工厂参加劳动，受中外资本家更为残酷的剥削。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没有起码的安全防护措施，工伤、死亡经常威胁着工人的生命。而劳动时间特别长，一般要达到十二小时以上。

旧中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以及伴随而来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更是极端困苦，每况愈下。

三、以高出生率和死亡率为特点的生育无政府状态。

旧中国和一切私有制社会一样，生育是一家一户的私事，人口再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旧中国的生育，是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极其缓慢为其特点的。

造成旧中国人口高出生率的原因很多，根本上还在于旧中国的经济状况。旧中国的农村，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多育给家庭增加劳动人手；在城市，残酷的压榨造成工人人口的世代迅速更替。无论城市、农村，工人、农民子女是很早就从事劳动的。在城市里，使十一、二岁的孩子，就得进工厂给资本家当童工；在农村，不足十岁就能作些辅助性劳动。这就是旧中国高出生率的经济原因。

此外，历代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是鼓励多育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孟思想，也宣扬“多子多福”、“不孝有之、无后为大”。这种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影响很深。同时，旧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落后，人民缺乏生理卫生知识和避孕常识；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下，文盲充斥。这一切都是有利的早婚和多育的，旧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般在30%以上，有时高达40—50%。

在高出生率的同时，是高死亡率。旧中国人口死亡率常常和出生率达到同样的水平。一般在20—30%左右，婴儿死亡率则在150—200%左右。从而旧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极其缓慢，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有2.6%，低于同期欧美各国的水平。

造成人口高死亡率的原因主要是：旧中国劳动人民一方面承受极其繁重的劳动，另一方面生活极其贫苦，经常是半饥半饱的。成人的健康遭到摧残，儿童缺乏起码的营养。且旧中国有溺杀女婴的恶习。使得旧中国的人口成人不尽天年，儿童每每天折。在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婴儿死亡就更高。再加上战争频仍、灾荒不断，瘟疫流行，战争和疾病又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使得旧中国人口的死亡率高到了惊人的程度。

除上述三个主要的人口问题外，旧中国还存在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得不到发展，处于停滞、减少甚至濒临灭绝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再作详细讨论了。

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人口问题，旧中国是兼而有之。而且，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人口问题又特别严重。上述这些严重的人口问题，在旧中国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它不过是万恶的旧制度的赘瘤。只有彻底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使人口问题得到解决。这已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当然，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旧的人口问题解决了，还可能产生新的人口问题。这就是我们下一讲所要讨论的内容了。